

聊齋志異選譯



陕西人民出版社

42.7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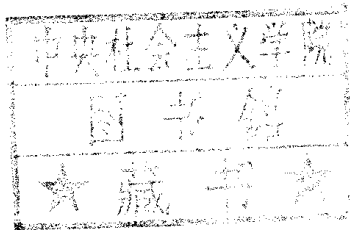
54602



200189964

聊斋志异选译

张学忠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插图
封面画

王大民
杜滋龄 张锡武
张锡武

聊斋志异选译

张学忠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125 插页8 字数210,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统一书号: 10094·253 定价: 0.97元

前 言

蒲松龄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优秀作家，所著《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较为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清新奇特的艺术风格，跃登于清初的文坛之上，产生了相当强烈的社会影响，并为唐宋以来的短篇小说之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瑰异的明珠。

—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蒲松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纷乱动荡的情况下度过的。公元1644年，腐朽的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随后建立起来的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大顺政权。但是为时不久，又被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所取代。满族原本是东北女真族的后裔，当时的生产、文化等方面均尚处于落后状态。为了统治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且生产、文化均较发达的“中原”地带，它一方面采取了高压政策，即施行残酷的种族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行为，禁锢人民的思想和文化等等。另方面又采取怀柔政策，即勾结汉、蒙族上层势力，宣扬“满汉一体”，笼络大批文人学士之类，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结果，是大大地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盾，使社会经济和文化遭致严重打击，社会政治也更为黑暗。于是激起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种反抗，自清军入关至康熙之世，一直没有间断。首先是李自成的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其次是从江浙到中南、西南等地的农民接连起义。而做为蒲松龄的家乡山东一带，当时较大的农民起义也有四五起，《聊斋志异》中提到的谢迁、于七就是当时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在农民斗争的推动下，一部分具有民主思想的文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也先后起来，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程朱理学。所有这些斗争，都为清初的进步文学创作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蒲松龄是清初进步文学创作中的一位突出作家。他出生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当他还在少年时期，由于父亲在科举上的失意，家境就已经相当地衰落。蒲松龄走的也是同父亲一样的科举道路，但在连中县、府、道的第一名之后，便屡试不中。直到七十一岁时才成为一个岁贡生。一生除了在江苏宝应县做过一年知县幕僚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附近教书。家境的贫寒，使他有机会了解到下层社会的疾苦；考场的失意，使他窥破了科举的弊端；幕僚的艰辛，更使他目睹了官厅的腐败。因而促使他逐渐形成了不满现实、希望革除社会弊病的进步思想和主张。

蒲松龄思想上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不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秩序，对于清王朝暂时稳定的局面，产生过幻想，发出过颂扬。他的不少诗文里又常常表现出维护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思想和情感。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状况，同复杂而又矛盾的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

蒲松龄一生写了大量作品。流传下来的有小说十六卷，

诗、词、文十二卷，俚曲十四种，小戏三种，杂著数百篇。不少作品都具有鲜明或较鲜明的进步思想内容和奇秀犖卓的艺术特色。其中尤以小说十六卷即《聊斋志异》最为脍炙人口，最有影响。

二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为揭露社会黑暗并抒发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之情而写的作品。它大约是作者二十岁以后着手写作的，至五十五岁左右才基本完成。之后又不断地增补、修改，一直持续到晚年。全书共收小说四百九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作者的创作和根据前人记载或时人口述改写的作品，也有一些是直接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之清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统治的严酷性，所以造成作品的思想内容相当曲折与复杂。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作品揭露了官吏的贪鄙、豪绅的强暴，表现出中下层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这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主要内容。作者敢于把矛头指向上层统治者。在《续黄粱》里，他写一个出身孝廉的宰相，任用亲信，弹劾异己，欺民误国，荒淫无度。在《石清虚》里，揭露尚书某为攫取别人的奇石，竟“阴以他事中伤之。”使奇石的主人被捕入狱，最后将奇石弄到手才肯罢休。而在更多的篇章里，作者则揭露了各级地方官吏的凶残贪鄙：陕西的官吏为邀功于皇帝，每年向民间征缴蟋蟀，逼得百姓倾家荡产，走投无路（《促织》）；湖南的巡抚，“自守、令起家，贿赂贪婪”，诈取的钱财“不可悉数”（《王者》）；江南的一个县令，为官三载，“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

夜不绝”。又用搜刮的民脂民膏“贿当路者，得首荐”，升为吏部官员（《梦狼》）。作者憎恶这种“虎而冠者吞噬”百姓的残酷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同上）

地方豪绅的肆强逞暴，给人民带来的灾厄也是异常严重的。他们凭着金钱，可以买取官职，骑在人民头上滥施淫威（《梅女》）。甚至还可以随意把人打死而根本不受制裁（《商三官》、《辛十四娘》）。非但不受制裁，官豪们又相互沆瀣，共同渔肉人民，致使人民有苦无处申，蒙冤难昭雪（《席方平》）。社会的险暗无情以及官豪的互相依附关系，在蒲松龄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它无可置疑地表现出作者对清代统治集团的不满。

反映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揭露科举场里的弊端以及考生同官考的矛盾，是《聊斋志异》的第二个主要内容。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热衷于科举的士人形象。在《王子安》里，既维妙维肖地描绘了唯功名是求的士人的空虚与鄙陋，又劲切有力地批评了科举考试对士人的精神摧残。从另一些篇章里更可以看出，作者的机锋所向大多在主考部门与主考官。他毫不留情地鞭挞主考部门贪财索贿的龌龊行径，直捷了当地揭示出少德无文的人被录取、忠厚多才的人反遭黜免的不合理状况，甚至十分愤慨地把主考部门比作妓院（《考弊司》），嘲骂主考官是眼鼻俱盲（《司文郎》）。

在作者的笔下，遭黜免的考生与主考官的矛盾是相当激烈的，以至于挖目剖心和三生报复都不足以泄出考生心头的怨恨（《三生》）！作者是久羁考场的名士，他深恶考场的黑暗，同情遭黜免的考生，因此在《司文郎》中借宋生之口发

出重整梓潼府的呼声，这恰恰反映了广大考生的共同心愿。

指控封建统治者欺凌女性的罪行，表现青年男女同封建婚姻制度的矛盾，这是《聊斋志异》的第三个主要内容。在

《竇氏》一篇里，作者写恶霸地主南某，诱污一个农家少女，待少女怀孕之后，又忍心地将其遗弃，最后逼得少女和刚出生的婴儿双双冻死在他的大门之外。更有甚于此者：

《红玉》里写一个被罢了官的御史，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并逼死穷秀才冯生的妻子，打伤冯生、打死冯父，而御史却逍遥于法外。这不仅充分暴露出封建统治阶级荒淫蛮横的本性，也清楚地描述出广大下层妇女人格和性命都无法保证的悲惨境遇。

蒲松龄同情被压迫的女性。他清楚地看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并不能压制住她们的反抗怒火。所以在不少篇章里都以赞许的笔调描绘了青年妇女追求人权、向往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和勇于斗争的精神。诸如：果敢地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同自己所爱慕的乔生结成眷属的连城；不顾“闺训严谨”，大胆同耿生恋爱的青凤；不甘心任人玩弄、渴望纯贞爱情的鸦头、瑞云、细侯等，都塑造得相当生动而又真实。在这些形象的身上，都明显地体现着封建社会末期女性的特点，闪烁着朴素的民主思想的微光。

《聊斋志异》中写男女相爱的情节比重相当大。但它不是宣扬爱情至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曲折地表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即：真正的才德之士不得重用、不被了解，因而只好向善良的女性中寻求真正的知己并取得一定的安慰。从这里，可以窥出社会的压力，发现作者的思想脉络的又一个分枝。

· 讥讽世情险恶与多诈，感叹社会的颓败与混乱，表露作者淳朴的治世愿望，是《聊斋志异》的第四个主要内容。在《画皮》里，作者描写一个以伪善面目出现的恶鬼欺人和害人的故事，告诫人们要从本质上辨别美恶真伪。在《狼》里，通过描写狼的贪婪、狡诈和凶狠，启示人们提高思想警惕，注意斗争策略。其它象《劳山道士》中的居心不良的投机者、《妖术》中阴毒贪财的诈骗者、《种梨》中的吝啬者以及《雨钱》中的伪君子等，作者都给以尖刻地批判与嘲讽。从这类作品里，又可以体味到作者除奸制邪、济世匡时的激切心情。

《聊斋志异》里还有一些篇章，或写下层人民的高超技能，或劝谕人们加强思想和道德的修养，或记录自然界及社会上的奇闻怪事，如《偷桃》、《口技》、《武技》、《瞳人语》、《地震》、《古瓶》、《农妇》……，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启示或认识意义。

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甚至完全是封建糟粕的作品，在《聊斋志异》里也占有相当的数量。即便是一些优秀名篇里，也往往夹杂着一些糟粕。它们往往是：憎恶人间的不平，却又宣扬“天命”或“天理”；反对贪官酷吏，却又美化封建帝王；抨击科举弊病，却又称道或憧憬功名利禄；同情下层女性，却又欣赏买婢置妾……，这无疑是作者矛盾复杂的思想给作品留下的烙印，当然也是时代与阶级给作者造成的局限。

三

在艺术上，《聊斋志异》较明清以前的短篇小说又有了

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作品想象离奇，构思绝妙，不受任何素材的约束。而且无论神、妖、鬼、怪、狐、鼠、犬、虎、花、鸟、虫、鱼等等，都往往赋以人的性格。为了指控统治者压榨的残酷，即写小儿的魂灵变成促织，去供皇帝的玩赏（《促织》）；为了发泄对强梁的愤恨，则让人化作猛虎，去吞啖仇人的头颅（《向杲》）。瞳人能够对话（《瞳人语》），鹦鹉居然传情（《阿宝》）。甚至心可以相互更换（《陆判》），鬼会再度死去（《章阿端》）……真是奇情异事，光怪陆离。

《聊斋志异》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艺术形象，几乎囊括了自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有不同的种类、时代、区域、年龄、身份等等的差别，虽然往往被拟人化了，而仍旧保有各自的本来属性。如狐狸精畏犬追逐（《青凤》），鬼姑娘不眠不食（《梅女》、《聂小倩》），鱼美人离不开故湖水（《白秋练》）……。一个个形象，均如鲁迅所说“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编》）。而且作者又善于描画形象的外貌、动态、心情和对话，使人读之毫无荒诞生硬之感，甚至常常把形象直接当作现实中的某一类型之真人。这就不可否认地说明它们都有其自然的或社会的根底。因此《聊斋志异》又是一部有深厚现实基础的作品。

在结构布局上，《聊斋志异》保存了前代文人小说及民间故事的传统特色。可以说每一篇作品都有完整的结构。无论描述故事，还是记录现象，都有严谨的脉络。特别是在情节处理上，能够起伏迭变，曲折多致，使作品有浓厚的故事

性，增强了引人入胜的效果，《促织》、《续黄粱》、《席方平》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但它既不同于秦汉之前简古深奥的文言，又不同于唐宋时期过于雕琢华艳的文言，而是一种在汲取前代文言精炼而富有内容、准确而富有文采的特点之外，又汲取了宋元明以来文言浅显活泼的特点，然后加以精心创造的新文言。作者很善于妙巧灵活地使用文言中的实词活用、省略成分以及使动等用法，并能采摭一些民间口语，形成了清隽、精巧、遒丽、幽默而又富有讽谕性的独特风格，给读者以十分美爽的艺术感受。

当然，《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取材过于庞杂，体裁纷纭不一。特别是典故和生僻字常常显得多一些，这在相当程度上局囿了它的阅读范围。然而这毕竟是一畸菁英中的几茎稂莠。

四

《聊斋志异》在二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二十余种版本。其中较为完善的有两种，一是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铅印本，一是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清代铸雪斋手抄本。本书所选编的三十一篇作品，主要即以这两种版本为依据。其选编的原则是，既注意思想性，又注意艺术性，在以传统名篇为主的同时，也顾及不同的题材、内容和风格的作品。为了使读者对《聊斋志异》有一个概括而又较为全面的了解，又特选了少量历来不甚被选家注意然而独具特色的篇章，如《诗献》、《地震》、《镜听》、《瞳人语》等。

由于考虑许多读者单纯读原文有困难、单纯读译文又感乏味这一矛盾，本书采取了原文之外附加注释、译文与简评的体例。但是又考虑本书系一般介绍性读物，所以注释部分，主要注出疑难字词的读音和含义，一些典故也力争加以诠释，而不作版本方面的校注和考证。译文部分，大体以直译为主，适当加以义译，力求明了流畅。原文中十分精彩之处，也尽量以稍有文彩的语句译出。至于简评部分，则着重点明篇中的主旨，提示其精华与糟粕之所在，不作全面论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前人的有关著述，并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及其他同志的支持和指导，特此致谢。由于编写者学术水平很低，舛错、不妥之处必然不少，亟盼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张学忠

一九七八年九月于天津师院

目 录

前 言.....	(1)
公孙九娘.....	(1)
促织.....	(17)
续黄粱.....	(30)
梅女.....	(50)
梦狼.....	(64)
席方平.....	(72)
王者.....	(87)
石清虚.....	(94)
叶生.....	(103)
考弊司.....	(113)
司文郎.....	(122)
三生.....	(140)
聂小倩.....	(146)
红玉.....	(164)
连城.....	(179)
姊妹易嫁.....	(192)
鴉头.....	(202)

武孝廉.....	(217)
陈锡九.....	(226)
劳山道士.....	(241)
画皮.....	(249)
雨钱.....	(260)
小猎犬.....	(264)
狼.....	(269)
镜听.....	(272)
瞳人语.....	(276)
偷桃.....	(283)
地震.....	(289)
狐谐.....	(292)
山市.....	(301)
诗献.....	(304)

公 孙 九 娘

于七①一案，连坐②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③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甲寅间④，有莱阳生至稷下⑤。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⑥，酹⑦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⑧之僧。明日，入城营干，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何，合眸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床下问之。瞠目⑨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问，我岂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朱曳之云：“仆⑩与君文字交，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读，愿无以异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⑪女甥寡居无耦，仆欲得主中馈⑫；屡通媒妁，辄以无尊长之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⑬，遗生鞠⑭养；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

惊恻而绝。——生曰：“渠⑮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为犹子启榛⑯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做鬼媒。朱曰：“如蒙金诺，还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行。”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即有媪出，豁开二扉，问朱：“何为？”曰：

“烦达娘子：阿舅至。”媪旋反；须臾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门啜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时，凝眸含涕，遍问姘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姘抚育，尚无寸报，不图先葬沟渎⑰，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⑱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为政⑲，方此意慊⑳得。”

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㉑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敛衽㉒。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㉓，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

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昨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②④}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

“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②⑤}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②⑥}。”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②⑦}，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向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②⑧}一、晋珠^{②⑨}百枚，曰：“他无长物，聊代禽仪^{③⑩}。”既而曰：“家有浊醪^{③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执^{③⑫}谢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别。生归，僧、仆集问，生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赴友人饮耳。”

后五日，果见朱来，整履摇箒^{③⑬}，意甚忻适。才至户庭，望尘即拜。少间，笑曰：“君嘉礼既成，庆在今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甥女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③⑭}？”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